



增订本

囚歌

囚歌 增订本

杨顺仁编注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8 字数154千
1983年12月第一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4,500

书号: 11114·34 定价: 0.97元

進出的門緊鎖着。

二狗爬走的洞裏聞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飛出來呵！給你自己飛出來！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軀

體那能由拘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衝騰把直活棺材和我

一齊燒掉。我應該生到火和昆蟲中。

得到永生。

大面磁壁居士

北
霄

五

長和堂 古今民族之秋

令國耳及國後致對之。際。境。事。事。

實益補劑 華毒藥 九秋軍民

親痛仇快莫小以此為

也。三教通旨。偽即今下。乘我界比撒。

運有饒乏之機 夫由然全力的

新園地新軍被追原我以善我象

撥與修重
有因修接
文不立
取
寧

公休真像以安民

致廣雅釋義

沈氏指解 喜任友我 与任何人 与任何人

二、組織部 李以庭 梁漢玉 黃嘉德

新編卷之三

三、行宮庭前次，如景侯將犯罪，不聽其言。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五

卷之四

李叔同



此照係是：
四維世文自述的照一：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葉芳漢田長由前帶來：

陳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我既將押往南京
 死矣！決面對死
 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
 難高揚我併
 老宗處有一家元
 兄等分用
 心緒尚寧 望你
 行保手查前 散
 明心

罗世文 临刑前遗书手迹

[illegible]

江竹筠 给谭竹安信手迹

庚戌九月 日 晴
 中飯後勞動下午寫定十字邊抄
 讀書心自：前次人物注滿清道之亮特人同正三
 態度你的現家如勿我以爲清道之亮之勇是必
 此世法者不是得人因兵不是其服利之操如
 確能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與
 中古人說義以服之爲目的前亦如
 國史館定一書中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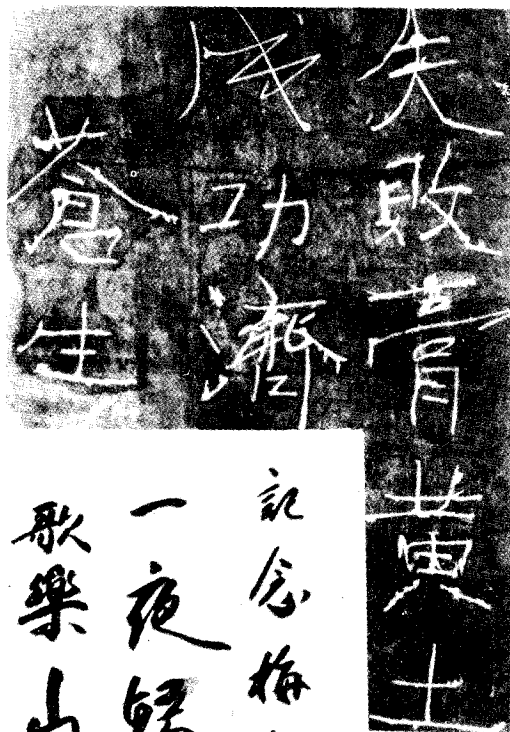
是常規大的塊塊塊
 帶一絲的哭一晚天
 二百多個不眠的人
 鋪張在道邊聽聽小園內句
 一和將軍焚
 知如雪月滿為西个
 望天門
 西光年
 水州
 必力有限度的修平
 人、被否看姓香
 三年、的南上落溪的小生主
 皇春潮芳
 銀前打鼓有結
 世像似這
 進走了建橋的黃昏
 一字深着金色的葉金
 搭針山頂着了又緣了
 夕陽月夜
 午時堂中一刻一刻的候過
 仙宮度晨
 倦加到了隔窗而飲酒
 可以明天、午或皇衣夫席
 尚便寬極了懶腰
 腹上、是六月、還是冰炭溫熱
 徑、任人取筆、白紙子
 得牛肋也忽而掠過
 草草、不往意幾聲生今下折筆

蔡梦慰 《黑牢诗篇》手迹

桂生如也。革命之起，終以窮苦爲主。前
輩既食其苦事功，易爲永悲。依目前
形勢估計，年內可耐者，惟族長自出前
將世應二次迫害，華宋伯父確立此中。
附近之紅銅礦就第一切與前所付法同。好時
合於昔自己及母親、弟常助承了。妹
送兩紅色膠柄牙刷子及文公叔封米。
交予陳子厚

護守著
自己的崗
位，必要
時，一道
敬威兄
上書去。

周从化 在白公
馆狱墙上的刻诗



記念梅含章先生
一夜鏗雲梅花香
歌樂山下茅屋外
願汝百春鮮微笑
莫忘簪吹向東海

河北外男
漢文詩手迹

三十四年三月
河北外男



作家周而复书

是古又男先生能捨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

周而复

书法家费新我书

靈魂頌

何雪松烈士贈
江竹筠烈士遺作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蘇菲亞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華兒女

革命的典型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

費新我書

前 言

—

岁月流逝血痕在，红旗一角怀先烈。解放三十多年来，来到重庆的人，始终不忘当年的血迹硝烟。“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每天总要接待上千名观众，其中包括许多远涉重洋、专程来访的国际友人。尤其清明扫墓和“11·27”前后，展览大厅内外，白公馆渣滓洞现场，更人如潮涌，万众云集。建馆20年来，这里总计已接待一千万名观众。

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人们或在烈士象前，停步肃立；或对烈士遗作，悄声吟诵；甚而对曾经溅染过烈士碧血的尺土寸墙，一草一木，也无不留连凭吊，深情摩挲，留下许多感人的题词。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的题词是：“死重泰山，虽死犹生。”

老革命家张爱萍同志参观后题词说：“忆昔岁月长暗，半世纪虎穴孽龙潭。‘三·三一’事变，烈士血染。八年偏安，杀人捣蒜。渣滓洞里，集体屠戮绝人寰。喜今日，莺海闪金波，山城壮观。”

作家楼适夷题诗说：“低徊黑窟吊忠魂，白馆深仇记取新，黄土茫茫膏碧血，青山处处护苍生。”

一位尼日利亚朋友的题词，概括了无数国际友人的心声：“这里是讲授中国历史的良好场所。革命烈士的照片，将永远是中国青年一代鼓舞力量的源泉，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二

正如我们国家在前进征途中，曾走过一段曲折道路；同样，展览馆工作也经历了一个兴衰绝续的变化。

谁也不会忘记，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逃离重庆之前血洗白公馆，火烧渣滓洞的残暴罪行。西南春晓，碧血所换。三天后，重庆喜获解放，步入历史的伟大转折。人们一面流着喜悦的眼泪，欢迎解放大军入城；一面流着悲痛的眼泪，收殓了三百多具烈士忠骸。

1950年1月15日，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和重庆市委主持，举行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为烈士复仇，彻底消灭反动派；争人民幸福，努力建设新国家”（见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挽联）的口号下，重庆人民化悲痛为力量，迈开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步伐。

重庆，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又历经反动派蹂躏的古城。经过解放十年紧张劳动，百里废墟的山城，渐次出现了工厂鳞次栉比，田园麦黄稻绿，长桥卧波，城乡繁荣的景

象。“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的建立开放，则是重庆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取得重要成果的标志之一。

继1955年建成烈士墓、碑，定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接着又根据周总理指示，建成了展览馆，于1963年“11·27”纪念日正式开放。

这里，原是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特殊战场，是无数革命先烈永为国殇的圣地；同时也是美蒋反动派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典型罪证；因此展览馆落成开放后，一直被广大群众作为接受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也是外宾和海外侨胞来重庆旅游的重点参观项目。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窃国野心，刮起“全面专政”、“打倒一切”妖风；江青更乘机散播“川东地下党没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根本没那么回事”的澜言，企图否定周总理对南方局的正确领导。

从此，有人整天到展览馆寻衅闹事。他们随意罗织罪名，横加诬陷；或挑剔展出内容，践踏陵园苗木；展览馆也被诬蔑为“宣修馆”、“白色恐怖馆”，等等。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两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方针，使国家民族得到中兴。

为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重庆各界于1979年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纪念“11·27”烈士殉难30周年大会。市委负责同志在会上高度赞扬烈士们为革命事业所做的贡献，表达了人民对烈士们的深切怀念。并代表市委郑重宣布：根据同年2月四川省委为四川地下党公开彻底平反的决定，凡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强加给11·27烈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解放初期评定为烈士的，应一律维持原结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同志讲话说：“我们深深感到，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整整六十年的艰苦战斗得来的，是千百万在刑场上、战场上和各种战斗岗位上牺牲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革命者，用鲜血浇灌出来的。”为此，他号召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学习和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发展。而我们大家对昨天的中国，不是懂得太多，而是懂得太少了。”

事实证明，11·27烈士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人民的骄傲。“从来壮烈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百战身经尝考验，廿年冰蘖励忠贞。”（罗世文诗）“砍头何所惧，坐牢心不惊，革命凌云志，春风吹又生。”（陈用舒诗）“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陈然诗）正是凭借他们这种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才使我们在战争年代，和其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夺取了一个个胜利。它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光荣传统，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在人

民群众中，长存而又常新，并正在发扬光大。

这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价值，是我们赖以立国的传家宝。

四

烈士遗作，蕴藏丰富；虽其多半早于解放前兵燹祸乱中毁损，但今幸存的千余手稿，仍不失为一座宝山。检点其中内容，既有先烈们我手写我心的抒情之作，复有荟萃时代风云和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这些，无疑都是用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研究现代革命史的宝贵材料。因此，尽快发掘这些过去开发未尽的瑰宝，并汇编成册，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事情。1960年，重庆人民出版社荟萃16位烈士的28篇诗作编成《囚歌》，在读者中争传。1978年，我馆杨野同志弥留前，将烈士遗作增补为56篇，改名《革命烈士诗文选》印行。近年来，在烈士家属、战友和脱险同志大力支持下，我馆在资料搜集工作中又取得新的进展。为使烈士心血之作不为时间湮没，并化为激励青年前进的力量；同时也为使本书内容更臻完备，较能全面、充分地反映当时狱内外斗争现实，特根据我馆近年搜求所得，重新增订注释，编成本书。

烈士遗作，原是座蕴藏浑厚的宝山。腹有诗书气自华，笔有千钧任擘张。三百烈士中，如叶挺、杨虎城将军，上马能战，下马能诗，素有“儒将”美称；

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原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尖兵，

其才气纵横，笔扫千军之势，在西南西北，早享盛名；

任职大学教授多年的费巩、王白与、黎又霖等，下笔更如汪洋恣肆，著述等身；

另如唐征久、沈迪群、蔡梦慰、何敬平、古承铄、刘振美、余祖胜等，或为编辑记者，或为作家诗人，或为业余作者，由于长期扎根生活底层，身受“三座大山”压迫；内战之苦，特务之祸，更使他们倾心于党所高举的民主革命大旗，和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对党讴歌，对敌仇深，密经细纬，爱恨交织，故其诗沉郁，其文悲壮，火花迸溅，真挚感人；

其余绝大多数同志，虽平常不多动笔，但在其所遗日记、书信之中，往往从不同侧面，记录下相应历史轨迹。特别是一些从狱内辗转传出狱外，如江竹筠、何柏梁的家书，胡启芬最后的报告，以及“铁窗诗社”的唱和等，都真实生动地镂刻了白公馆、渣滓洞两个英雄集体的战斗风貌——从烈士警教，直至对时代风云的描绘，莫不依然虎虎传神，达到艺术水平和史料价值的高度统一。

此次，在展览馆搜集的上千件烈士遗墨中，选出48位作者的114篇诗文，编成增订本《囚歌》，仍以叶挺同志名篇命名本书。

或许有人会问：既名《囚歌》，何以本书选材，内容上不限于狱中所作？形式上反扩大到诗词体裁以外范围？

实际，若论文学体裁，连诗和歌也应严格区分。我国古代，只有合乐可唱者才称为歌。从广义言，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缘情而发，以情感人；情是诗的主骨，作者心声是歌的

内涵。至于日记、书信，鲁迅先生说：日记和尺牘，都是作者人格“简洁的注释”。都同样以情动人。是二者虽为不同文学样式，但于读者心中引起的社会效果和审美感觉，却大体相同。故敢不避“体例不合”之议，凡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者，均一概选入。

再者，由于狱中种种不便（如缺纸少笔，经常搜监，有人从入狱到遇害不过一两个月），少数同志被迫狱中停笔；或虽有写作，未能传出；或传出后又遭损毁散失；如单辑狱内而舍狱外之作，则势必造成历史阙遗，使烈士英名不彰。何况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特务横行，人民自由毫无保障的情况下，生活其中，亦无异于置身于一个大的监狱。

总之，我们认为：《囚歌》之名，当作囚中之歌与囚者之歌两解。而“歌”之一字，亦应从是否语语发自肺腑，字字表露心声这一广义角度来看。是《囚歌》之名，不但为初版书名的继承，也适足以概括增订后的本书。

五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这批诗文今天所以能保存流传，全赖一些烈士家属、战友及脱险同志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或凭狱中强记，事后录写；或打通看守关节，使之传出狱外。罗世文遗书，由一位难友藏在皮鞋夹底中携出；宋绮云及河北外男手稿，经梅含章缝入棉被，才逃过特务眼睛。再如蔡梦慰的《黑牢诗篇》，则在劫后刑场草丛，为有心人拾得；如